



朝花周刊

评论

往事

综合



互联网逻辑下的网络影视创作趋势

张富坚



《奔腾年代》剧照



影视与互联网的融合,已经成为影视行业的新常态。2020年疫情期间,人们的居家在线娱乐时间大幅增加,使得网剧(网络连续剧)网大(网络大电影)的点播时长和频次都激增,也让本就蓄势待发的制作发行方式和流媒体平台更加明确了升级发展的方向。

当下的全球影视制片发行行业存在两种基本逻辑,其一是好莱坞逻辑,其二是互联网逻辑。随着我国网络经济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网络影视制作与发行行业也在力图摆脱对好莱坞逻辑的模仿,开创一条既符合我国文化市场规律、又能充分体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发展道路。而在疫情背景下,相对好莱坞逻辑,互联网逻辑优势凸显,预示着未来制片业的变革。网剧网大行业将互联网逻辑推升至新的水平,其内部发生着蜕变与升级,尤其体现在制作、发行与分账模式的变化中,与好莱坞逻辑渐行渐远。

效仿与打破

好莱坞制片发行与分账模式一度是全世界追赶与效仿的行业标杆。

我国影视行业采用分账模式起源于1994年,当时为了改变国内电影市场的局面,时任中影公司总经理的吴孟辰提议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进口最新的一流外国影片,以发行收入扶持老少边穷地区的电影事业。当年底,广电部电影局批准该建议,提出每年可以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开始了我国电影的大片时代和分账时代。

好莱坞逻辑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其时经典好莱坞的成功使得制片公司习惯于以某种受欢迎的影片为模版,进行批量生产,随后逐步形成以片厂制为基础,通过发行渠道与院线分账的工业化流程。概括起来说就是:在内容生产上用经验说话,在分账模式上为片厂着想,在发行推广上迎合大众口味。但互联网的打法则针锋相对,在内容创造上以数据支撑,在分账模式上有灵活性且兼顾各方利益,在发行推广上讲究精准与分众。

时至今日,在网络流媒体平台介入影视制作与发行的背景下,好莱坞逻辑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变化,传统好莱坞的商业份额被日渐侵蚀。自2013年《纸牌屋》获得黄金时段艾美奖“原创网剧”提名以来,以网飞、亚马逊和苹果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持续地进行着一场影视业的商业变革,纷纷推出自己的网剧网大产品,在发行与分账制度上打破了传统好莱坞的坚固壁垒。

当下,我国影视市场也在拆解着以往的包袱,不断进行商业模式的迭代更新。例如,网大已经历了从网络短片、微电影到网络大电影三个层级的跃升。而这距爱奇艺公司在“网络大电影成就梦想”高峰论坛上首次提出“网大”概念,不过6年而已。

诉求与优化

粗制滥造一度是网剧网大的标签。故事情节拖沓冗长、表演做作、制作粗糙等弊病,实在让人难以对网剧网大产生好感。承受着过去数

年跨越式发展带来的相应不良后果,影视公司与流媒体平台都不堪重负。而疫情的出现则挤压出巨大的市场份额,倒逼业界去思考,是否有新兴的模式可以改善现状?

我们可以看到,国内三大流媒体平台优酷、爱奇艺和腾讯的自制剧离不开算法分析流量,也就是说,网剧网大的制作与分账,都需要结合IP流量的特点来进行研发。这背后的指向性很明确,即尊重用户的选择倾向,以此作为剧集开发和盈利的科学依据。流媒体平台各自开发的算法是一种综合实力的体现,先进的收视习惯算法系统和跟踪技术促成了更优质的内容诞生。

随着观众全面转向网络娱乐,如何评测观众收视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难。在这个问题上网飞公司曾走在前列,其自主开发的实时监控技术能让网站掌握所有观众的观剧习惯,并进行量化处理和数据分析。观众手中的遥控器表明了他们何时按下暂停键、何时按下快进键、何时会倒回重放,而这一切动作都有实在的意义,反映了观众微妙的心理变化。这些累积而来的数据,让制作方在最短的时间内获知剧集的成败所在,并迅速发掘出情节节点的优势与瑕疵,以便在下一季的编排和制作中及时做出调整。这种收视跟踪技术把传统电视媒体模糊的、滞后的收视率调查远远抛在了后面,在质量上超越了以往笼统的数据分析,做到了有的放矢、精确打击。

而国内三大流媒体平台则拥有更为先进的算法和大数据优势,它们用互联网数据指导剧集制作,拥有特别的数据收集优势。对于观众们在看什么、怎么看,平台了解很多,这种了解不是泛泛的了解,而是非常详细,且有数据支持,包括观众在整个观看期间的点击和持续时间等信息它都能悉数掌握。平台的数据库是完全数据(大数据),而非抽样数据,分析师们能知道每一个观众都在看什么、怎么看,该如何把这些数据转换为观众的欣赏偏好并进行预测。

平台能够聚拢人气,能够掌控IP流量,但是这些数据需要转化,有了算法的加持,数据才会有意义,技术优势才会赋能内容生产与分账体系。好在流媒体平台自诞生的那一天开始,自带互联网基因,它们天然地有处理海量数据并转化成商业决策的潜在诉求。只不过在疫情期间,大量用户转向在线娱乐的特殊时刻,这种诉求的紧迫性才显现出来。流媒体平台注重的是剧集、用户、收益等综合因素的结合,将这些因素全部计算精确,并构建出动态的模型,那么网剧网大的发展就会自然越来越好。所以简而言之,流媒体平台算法的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化。

机遇与风险

好莱坞逻辑下的影视行业已经太局限于以往的经验,此刻正是需要去打破一些既有规则的转折点。在这样的微妙背景下,互联网逻辑下的网剧网大制播方式无异于给处于迷雾中的影视行业提供了灯塔。

流媒体平台尊重和推崇用户的个性化定制,摆脱了传统模式的弊端。传统模式是由投资方、制片人或导演决定剧集的生成内容,再通过平台单向推送,观众只能选择看与不看。而在大数据营销时代,各种即时的习惯的收集和统计成为可能,它们持续暴露或反馈了用户需要的内容。传统的内容制作商必须对此做出主动的回应。

随着网剧市场的进一步开拓,网剧类型经历了迭代,越来越多的精品网剧受到观众好评,如《破冰行动》《庆余年》《长安十二时辰》《奔腾年代》《大时代》等。制作精良的网剧也吸引了众多实力派演员的加盟,追看网剧也成为观众的全新选择。根据网视互联统计数据,2020年1至4月份,除《囧妈》《大赢家》等免费网播的影片,全网上线的网络电影共260部,

其中票房分账破千万元的网络电影就有26部。其中《奇门遁甲》不仅开创了双平台(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联播的先河,而且以5323万元的累计分账创造了我国网大最高票房纪录。除此之外,《封神榜·妖灭》《狙击手》《鬼吹灯之龙岭迷窟》《九指神丐》分账也都超过2000万元。

在制作方面,看看浙江横店影视城的开机列表,就能基本判断当下和一两年的国产影视剧风向。此话并不为过,随着影视业的逐步复苏,横店影视城也迎来了开机潮。6月初,横店各大影视基地进行拍摄以及筹备的剧组已达一百多个,其中网剧网大占六成。在制作方面,看看浙江横店影视城的开机列表,就基本能判断当下和一两年的国产影视剧风向。

当下的网剧网大市场,机会与风险共存。除了流媒体平台之外,也有多家传统影视公司进入,跃跃欲试者众。在制度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方面,网剧网大制作、发行与播放平台的潜力正酝酿着爆发的潜能,但谁能获得这轮商业模式变革的红利?无疑,未来影视行业将经历一场深刻的调整与洗牌,可能只有少数具有技术能力的公司才有机会。但无论如何,希望这场变革带来的是一缕春风,而不是一阵暴雪。

转型与空间

财政部税务总局2020年5月13日发布《关于电影等行业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对电影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电影行业企业提供税费政策支持,但仅限于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企业,不包括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传播电影的企业。这意味着网剧网大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造血功能实现发展。那么,从业者如何主动改变公司,撼动行业,自我革新?

从消费群体来看,我国观众主力已发生代际转换。80后、90后甚至00后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文化创意产业的消费与以往制造业产品和生活日用品消费有所不同,它还有一个培养消费群体的过程。它往往不是以销定产,而常常是以供给具有冲击力的创新产品来扩大内容消费,即在产业链上以产创需,以创引需,以新导需,以产谋销。这可能是好莱坞逻辑给互联网时代的影视制作播留下的唯一遗产。

移动终端的普及让各行业实现了融会贯通,评分机制近乎日渐成为人们选择消费的重要途径指南,这是好莱坞逻辑下从未出现过的全新事物。而决定影视作品评分的永远是内容质量——从剧本、导演到制作的质量。目前,资本、IP、编剧、制作人、明星都已经入场,政策也在驱逐市场劣币,内容的生产已经突破了一定的量级,但是其内容品质是否能延长用户的付费周期还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市场正在经历从蓄水池到结网捕鱼阶段,从资本市场到消费者都希望有真正的力作、巨作来破局。

网剧网大能否趁此机会转型,依靠算法与数据进行内容生产决策,形成优质内容生产机制的闭环,这将成为各大视频平台的会员付费模式能否企稳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影视公司唯有改变自己,从制作、发行的各个环节主动拥抱互联网逻辑,挣得市场空间。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



夜读生活,别样的「愈夜愈美丽」

卢莅

在上海,50元能买到什么?一份网红炸鸡还是一杯网红咖啡?在刚刚结束的“深夜书店节”,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答案:一张“深夜书桌”和属于阅读的深夜4小时。

位于复兴中路的思南书局,在周末的夜晚,推出了一杯饮料、一份点心加一张专属书桌的阅读“套餐”。晚上8点到次日0点,整整4个小时的时间,只要预约一张“深夜书桌”,就能在书的世界与自己的灵魂安静相处。

“深夜书桌”推出的那几个周末,正是夜生活节如火如荼之际。书店外,是属于夜市、街头艺人表演的热闹与烟火气;书店里,静静的夜读是另一番滋味,另一种清雅恬适之乐。

福楼拜总是白天休息、凌晨写作,村上春树喜欢凌晨4点起床写作。许多作家都说,最有创作灵感的时间是深夜。同样,夜晚是最能体会阅读快感的时间。作家林语堂的笔下,“夜读”的妙处是这样的:“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菘(香烟)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数十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

冬天的夜读是温馨的,夏夜的阅读是清新的。深夜时分,假如灵魂需要一处栖息与安放之处,书桌无疑是最佳选择。但世界上的书桌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在书店里的这一张?在对读者的调查中,“学习氛围好”“图书选择多”和“与朋友会面”成为最常见的三大理由。由此看来,在书店里的夜读,相较于自己家中的夜读,更多了几分社交属性和社会意义。

正如作家孙甘露所说,上海素有不夜城之称,夜上海不只是白天的延伸,也是城市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书店、咖啡馆、美术馆、影剧院,既是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寻求休憩、宽慰和熏陶的场所,更是城市文化滋生、确认和传播的舞台。一本书不只是在枕边陪伴你,它也许有一万种方式等待你去邂逅。而阅读的方式各种各样,除了读纸质书,读画、看戏,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阅读”。除了深夜书店,在上海,夜游美术馆、夜游博物馆同样蔚然成风。

大自然的夜,是寂寞的。没有灯光的地方,夜是漆黑的。在古代,夜读生活,往往与刻苦勤学联系在一起。“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是南宋诗人陆游追念儿时对灯夜读的滋味写下的名句;东周的苏秦刺骨夜读,汉代的孙敬悬梁夜读、匡衡凿壁偷光,晋代的车胤用纱袋装萤火虫看书……相比古人,今天的夜读生活要美丽优雅得多。当然,阅读所指向的未必是靠读书改变命运,但阅读从来是充盈人生的不二法门。夜读是一种兴趣,更是人生的一个好习惯。因为阅读而被点亮的城市之夜,应该是富有魅力的——现代社会,灯光不再稀缺,而我们缺的也许是心头的那盏灯火。

阅读,最能带来希望的光。这些天,人们为东莞图书馆的一则临别留言而感动。“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十二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识惠东莞,识惠外来民工。”写下这则留言的是来自湖北的54岁农民工吴桂春。吴大哥说,东莞图书馆的24小时阅览室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做多少或无工可做时就去那里看书。可以想见,多少个夜晚,他的时光是在图书馆与书相伴的。不光是吴桂春,有东莞市民在网上留言,这间24小时阅览室,庇护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或许生活不算富裕,但精神世界是饱满的。

一座城市是不是“愈夜愈美丽”,有多少霓虹璀璨,固然重要的指标;有多少张“深夜书桌”,多少盏属于夜读的灯光,是这座城市的内涵所在。如果说“深夜食堂”温暖的是人们的脾胃,那么,“深夜书店”“深夜图书馆”则是滋养心灵的地方。“深夜书店节”落幕了,夜读生活仍可“愈夜愈美丽”。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



《隐秘的角落》应彰显社会学层面的解读

曾千里

悬疑网剧《隐秘的角落》成为近期口碑最好的国产剧,也是历年来口碑最好的国产悬疑剧之一。单从制作层面上看,《隐秘的角落》的体现出了电影质感,无论是美术、摄影、构图、灯光、配乐还是细节,都有不少可以让人细细咀嚼的地方。

该剧改编自紫金陈的悬疑小说《坏小孩》。小说讲述的是三个小孩无意间撞见一起杀人事件后,开始敲诈勒索、“买凶杀人”,并以精心策划的谎言骗过所有人。《坏小孩》出版时曾引发不小的讨论,因为无论题材还是尺度上,对于中国悬疑小说都有所突破。

《隐秘的角落》的主体情节延续了小说——三个小孩目击少年宫数学教师张东升杀人事件;不过剧集在三个小孩的人设上做了极大改动,小孩之“坏”均被剔除,结局也成了“善恶皆有报”的故事模式。如果《隐秘的角落》只做到这一层,那么它的深度就弱于小说,也不会得到这么高的评价。编剧和导演高明的地方在于,在这个光明的表层叙事底下,还有一个隐秘的黑暗叙事——它与小说的主题暗通款曲。

剧集增加了一个小说中没有的设定:杀人犯张东升,与好学生朱朝阳都喜欢数学家笛卡尔,剧中也一再提及关于笛卡尔死亡的两个版本。在童话版本里,笛卡尔与美丽的公主突破重重阻力相爱;在现实版本里,公主根本就不爱笛

卡尔,笛卡尔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背叛。《隐秘的角落》通过种种细节埋下伏笔,抛给观众同样有两个故事版本:你是选择相信美丽的童话,还是选择残酷的真相?

故事究竟是哪一个版本,取决于朱朝阳最终成为怎样的人,《隐秘的角落》引人深思的不应仅仅是导演的叙事技巧,更应是朱朝阳的选择——他如何变“坏”的?

因为朱朝阳不是个例,他是某一类孩子的缩影,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剧中的朱朝阳刚上初中,每次考试几乎都是班级第一。他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异,因为父亲有一个外遇,他被判给母亲。父亲重新组建家庭,他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朱晶晶。父亲将大部分爱都给了妹妹,对他疏于关心。母亲在景区上班,经常不在家,他也能照顾好自己。

这是一个聪明、独立、懂事的孩子。但他内心也有“隐秘的角落”:他一直渴望父爱,一直努力讨好父亲,对于妹妹他既羡慕也有隐晦的嫉妒;母亲给他的爱过于强势,只关心他的学习,这让他个性沉默甚至有些压抑。哪怕如此,他仍有着善恶是非的判别标准,“隐秘的角落”从未占过上风。

但究竟是什么时候,“隐秘的角落”的阴影悄然扩大,直至占据朱朝阳的内心?父亲对朱

朝阳的怀疑,是朱朝阳个性变化的转折点。朱晶晶不幸在少年宫坠落身亡,那一天朱朝阳恰巧在少年宫,不过警方已认定与朱朝阳无关。一段时间后,父亲带他去喝糖水,还给他买了泳镜,他开心极了。但他意外地发现,父亲在包里偷偷放了录音笔,想套他的话,父亲仍在怀疑他。朱朝阳假装不知道,非常“懂事”地说了煽情的话让父亲心生愧疚。这一刻,父亲终于下决心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但儿子已不再是曾经的孩子。

父子俩离开糖水店,一只苍蝇落入乳白色的糖水里。这个静默的细节,不仅说出了朱朝阳对于父亲的信仰,对于爱的信仰在坍塌,也意味着“黑暗”开始染他原本纯洁的人格。

朱朝阳进一步黑化,是他被朱晶晶的舅舅王立绑架之后。张东升救了他,但在他面前杀了王立。警察找朱朝阳做笔录,他面临一个两难——是否告诉警察真相。说出真相,妹妹坠楼时他在现场的秘密将被揭晓;避重就轻搪塞过去,他就成了张东升的同谋,在变成第二个张东升……当朱朝阳得出结论:父母对他的爱充满了自私和交换,“隐秘的角落”终于占据了内心。曾几何时他多么渴望爱,而今爱似乎不重要了,他选择聪明又自私地生活——自己才是可靠的,一切都是为了利己。

我们总是热情讴歌孩童的单纯,这是因为

他们就像一张张白纸,没有瑕疵。可正因为孩子是白纸,涂抹的笔的颜色才至关重要——白纸上涂抹的是彩色,那么孩子的个性就是彩色的;白纸上涂抹的是黑色,那么孩子的个性也可能走向晦暗。朱朝阳曾是一张白纸,上面曾有斑斓的彩色,如今黑色掩盖一切,但观众对这个“坏孩子”的情感却十分复杂,因为他本身也是家庭悲剧、社会悲剧的受害者——成人世界的强势、冷漠、自私、残暴不断挤压着他、伤害着他。

《坏小孩》结尾,朱朝阳日记最后一行字写着,“好想做一個全新的人啊”。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也是每一个“坏孩子”真实的想法。因此剧集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版本的结局,更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提问:社会、学校和家长是否充分意识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每一张白纸的颜色?我们想让孩子学会爱,但我们是否给他们更多冷漠?我们想让孩子诚实做人,但我们是否曾在孩子面前反复要撒谎?

孩子内心有“隐秘的角落”,这并不可怕,只要家长给予孩子强大的爱、信任与支持,包容他、接纳他,孩子就会学会与阴影相处,内心阳光普照。只可惜,不少成年人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反倒成为孩子内心阴影的一部分。如何避免“朱朝阳”成长为“张东升”,是剧集之外我们都需要检视的问题。